

北国红豆也相思

乔雪竹



北国红豆也相思

乔 雪 竹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北国红豆也相思

乔雪竹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6插页 222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340

书号：10173·487 定价：1.20元



24 44

作者介绍

乔雪竹，女，1950年生。1968年高中毕业后，当过牧民、农民、赤脚医生、中学教员。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在江苏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工作。1979年以来，先后在《人民文学》、《雨花》、《钟山》、《安徽文学》、《花城》、《小说林》、《希望》、《青春》丛刊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十多篇，在《电影创作》上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她的短篇小说《葬礼》，获《雨花》二等奖；中篇小说《北国红豆也相思》，曾为《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它和《遗忘在病床上的日记》，一起被改成电影文学剧本，和《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都即将一齐搬上银幕。

乔雪竹的作品，思想深刻，语言清新隽永，故事娓娓动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她是文坛上愈来愈被人注意的新秀。

出版说明

一、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作家，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他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气魄、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崛起在文坛之上，真是人材济济，硕果累累。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留下它的历史纪录。

三、我们将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都在编选之列。

四、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集子前头，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集子后头，有作者后记或附记，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

目 录

北国红豆也相思 (中篇)	(1)
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 (中篇)	(65)
葬 礼	(100)
图书馆的故事	(112)
希 望——肖像的故事	(119)
今夜霜降 (中篇)	(133)
遗忘在病床上的日记	(163)
在喜鹊搭桥的时候	(192)
春天在她心里	(202)
一个夏天里的故事	(219)
初雪微融的山林	(244)
156次 东北——西北 (中篇)	(260)
海滩·童年记忆 (散文)	(286)
后 记	(292)

北国红豆也相思

在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

英雄们总是追逐着自由

——惠特曼

一、旅 途

只要看看这个姑娘，你就能明白，什么叫第一次出门，出远门，什么叫人生的远途。

她的手牢牢地抓住自己座位里面的包袱，脚不时地触着座位底下的被窝卷儿。而她的脸始终面向窗口，她的邻座看到的只是她的侧影：皮肤粗黑，头发焦黄，脖颈精瘦，一看就是个口内贫瘠的平原上，瓜瓜菜菜养大的姑娘。眼睛很大，颧骨很高，鼻梁挺直——这丝毫不能说明她是个美人儿。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味道，她家乡盐硷地上那咸涩的苦水和干燥的热风的味道。她太乡气了，就是在乡下姑娘里也只能算是个平常的长相。

但在这平常的长相里，仍然有一种打动人的东西，在她那怯生生的神态里，潜藏着一种粗野的大胆，当这一点从她的眼光中偶尔一闪的时候，不由得引起你对这个初出茅庐的丫头的命运的

关注。

火车在牙林线上行驶，牙林线在大兴安岭中蜿蜒伸展，当它

伸展到大兴安岭的深处，也就伸展到了秋天的深处。大兴安岭的秋天是短暂的，仿佛是头一阵风把它吹来，而下一阵风就又要把它吹走。于是它就毫不吝啬地用最鲜明的颜色铺泻着山林：浓绿旁边勾勒上淡黄，淡黄上面点染上桔红，桔红上面涂抹着深紫，最后索性是大片的黄，无涯的黄，阳光的色泽，金子的色泽，就象海潮铺泻在沙滩上一般，铺泻在大兴安岭上。

车厢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净是一些强悍的林业工人，气流中混杂着松油子、柴油和烟草的气味儿。他们在闲散的夏天干了不少的家务活儿：挖菜窖、砍柺子、打羊草、修栅栏、刷房子，赶在秋天进林子之前，想松快松快，牙林线上跑跑，访亲拜友。他们的背囊里大多带着锯末熏成的土制香肠和超过了六十五度的兴安白酒，开饭时，招呼着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工友们一同拥到餐车里，饱尝一顿林区少见的大米饭。那些走私的小贩们，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篮子，篮子里装着鲜红的山丁子、紫色的都柿和塑料大棚里种植的绿色的芹菜。背着乘务员，摆摆晃晃地俯身向每一个乘客的耳边，象是倾吐一句知心话一样地悄悄地告诉你他的货色和价格。无票乘车的农民带着一种质朴的狡猾、磕磕绊绊地躲闪着乘警……

而她始终没有把脸从窗口移开。她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换了好几次车，经历了很多大城市：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牙克石……这些大城市的名儿听起来和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仿佛是神吹海道地瞎编排，可她确实实地经过了，虽然现在想起来仍眼花缭乱。她始终没有能弄清这些城市的区别，总是大楼、马路、汽车、商店。商店的大玻璃窗里挂着各种衣服样子，有那么一件作嫁妆就能馋死全村的闺女。可她一间商店也没有进去过，因为她没钱，因为她总踩人家的脚。在她看来，城市总在赶集、过节，总在花钱，总在动着、响着，她常站在人行道上，迟迟不

肯迈步，感到大地在轰鸣，高楼在摇撼。可这儿，她望着窗外的景致，这儿是多么地静呵，总是林子，总是山。从牙克石换车，就是这样，从南到北，一成不变，这山林使她感到踏实，信任，才百看不厌，并且象识别新姊妹一样地，开始识别着红冠的柳毛丛，白色的小桦树，绿色的樟子松和黄色的落叶松，以一种乡下姑娘的好奇和细心，揣测着草甸子上风吹过的痕迹，和河滩上那几溜费人思量的野兽的小脚印。忽然，她看见——

在一片稀疏的林子里，在落满松针和桦叶的地上，错落地摆着一些长长方方的东西，风吹雨淋，使它们脱落了颜色，变得灰白，即使是带着漆的，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也是白灿灿的耀目。起初，她并不知道这是那些老死林下的林业工人的棺材，后来，当她看清以后，自己的心情仍然是那样的平静，没有厌恶，没有恐惧，一丁点儿也没有。她惊奇了，对自己惊奇了，怎么回事？自己变了！怎么变的？什么时候变的？

记得小的时候，她去县城给妈抓药，回来时下起了大雨，天一下子黑得象锅底，她抄了一条不熟悉的小道，深一脚，浅一脚的，在一块高低不平的地方摔倒了，一个霹雳，使她看清了自己周围是一大片荒坟野冢时，她吓得哭不出声来，张着大嘴，拼命地跑着，大颗大颗的雨点从嘴里一直灌进她的肚肠，冰凉冰凉的……打那以后，她开始想入的一辈子，她不相信老辈子人世代相传的宿命，也弄不明白那些干干巴巴的科学道理，她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思来想想生死，但往往一想，就想起了暴雨，坟冢，就被那种冰凉的恐怖慑住了。而现在，她面对棺材无所畏惧，也许是因为在灿烂的阳光下，通向墓地的是一条金黄的光明的路，也许是因为墓地旁边的牙林铁路，这大兴安岭的钢铁动脉，沿着分水岭往山林里输送着大批的人流。

墓地掠过去了，大兴安岭又是无涯的起伏的金黄，她听到耳

边有人轻轻地问：

“第一次来林区，嗯？”

这声音怪好听，怪标准的，一连响了两遍，乡下姑娘才明白是和她搭话的，连忙把脸从窗口移开，才看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身旁坐了一位清清秀秀的白面书生。想到自己的傻样子、呆样子全被他看到了眼里，姑娘不由得窘得慌，但她端正了一下身子，勇敢地说：“长这么大俺没有出过门，到哪儿俺都是第一次。”*她本想说啥？*

她那一口倚了巴基的外乡话，说得又干脆又响亮，引起了前后左右的邻座的好奇，尤其是年青的林业工人，挤眉弄眼地打量着这个姑娘。可怜的姑娘，象被四面八方的目光钉在了座位上，浑身绷紧，直挺挺地坐着。

唯有书生什么也没有觉察似的，继续平静地和她搭话：“到什么地方去啊？”

“开拉气。”这名字挺洋，为了把它的音咬标准，姑娘还大吸了一口气。

“同路。”书生微微一笑，“我也是去那儿，开拉气。”

书生的平静和微笑，还有他的娓娓低音，解除了姑娘的防范心理，而这防范心理一旦解除，随之而来的就是信任。信任的标志是：将向对方倾吐一个最深的隐秘，或者请教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旅途就是这样，乡下姑娘更是这样，她不再紧张，也不再为她的外乡话感到害臊，她开始和书生攀谈：

“你知道不，这开——拉——气，”她又深吸了一口气，“是哪国名字？”

“中国名字，鄂温克人起的名字，鄂温克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在大兴安岭里，在森林里打猎……”

“那‘开拉气’——”姑娘打断了他，仍执着在这个地名上。

“‘开拉气’是鄂温克语‘安嘎拉吉希’，汉族人念白了，叫成了开拉气，意思是‘有红豆的地方’。”

“红豆？”姑娘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家乡，秋天场上扬晒的红豆、绿豆、芸豆、小豆的，她惊喜地问：“这林子里也能长出红豆来么？冰天雪地的。”

说到冰天雪地，姑娘不由得脸红。她想起临来时闯过关东的七大爷吓唬她那话——“冷得邪乎啦，撒尿手里得预备着根小细棍，你猜怎么着？那尿一边撒着，一边往下就冻成了冰溜柱儿，得紧着拨拉。”老头子说着还叉开两腿作了个架式，没把姑娘臊死……想到这儿，姑娘脸又热了起来。

“是啊，都说红豆是生在南国的，”书生看着姑娘脸红，误会了她的意思，“不是有这样的古诗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可这古人算是不知道，相思豆儿在北国也能发红，就在我们大兴安岭，有一种红豆，学名叫越桔，薄杜鹃科植物，它没有高大的枝干，根茎匍匐而生。大兴安岭的严酷的气候，逼得它七月才开花，钟形的小花，淡粉红色，并无出众之处，唯独深绿的叶，便是隆冬也不肯枯黄，而那果实，当地人叫它牙格达，就是在冰雪之下也是鲜红晶莹，象小珊瑚豆儿，可以酿酒，酸甜酸甜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又讲解着红豆的形状。乡下姑娘听呆了，虽然她根本没有听懂。

“您大概是个教员吧？”邻座的工人和善地问。书生收回了正在比划着的手，略微有点不好意思，但仍从容平静地说：“您说对了，我去年才从林师毕业，当了一年的教员。”

姑娘肃然起敬了：“教员！怪不得这样有学问。”

列车员在车厢门口出现了，用夹带着鼻音的齐齐哈尔长腔报告着：“列车运行前方，开拉气，开拉气车站到了，有下车的旅客提前作好准备……”

姑娘仍端坐不动。

书生推推她：“到站了，你不是去开拉气吗？”说着，俯身替她扛起被窝卷儿。

姑娘立刻戒备起来，夺过行李卷儿，那旅途中成熟得很快信任，随着旅途的结束也结束了。她牢牢地抓紧自己的行李，不睬不顾的，推开周围的旅客，仓促地奔向车厢门口，用手拂着煤烟熏黑了的玻璃，向外张望着：“开拉气，有红豆的地方，到了？！”

二、小 镇

别的地方，一天只能看一次落日；而在这儿，在大兴安岭的黄昏，开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疾驰，你会看到，太阳在这个山头落下去，又从这个山梁升起来，随着峰回路转，你会十几次、几十次地饱览落日。有时象金，有时象血，一会儿使你感到满目辉煌，前程似锦，大吉大利，一会儿又象有什么悲哀压着你的喉头，使你不再轻狂、浮躁，而是严肃地在暮色中走完一天最后的路程——这是乔老师给一个报纸投的一篇散文中写的。人家都说他写得真切，可晓芝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落日，哪怕是看见一回也好呢！她来开拉气大半年了，只能在傍晚时，倚在姐夫家的灰色的障子旁边，看着太阳把余晖洒在这灰蒙蒙的小镇上，然后又沉入西边那灰蒙蒙的雾霭中。

在晓芝看来，开拉气是一个又寂寞又荒凉的小地方。冬天的时候，是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家家的门户都严丝合缝地紧关着，厚厚的冰雪覆盖在小镇上，就象是覆盖在坟墓上一样。话虽这么说，冬天却是有盼头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人们就是靠着这个盼头，捱过漫长的冬天。好不容易盼到

了春天，又怎么样呢？远处的山林，冰雪消融，散发出春的气息，那气息是那样的浓烈，头一口吸下去都觉得呛人，第二口吸下去，醉人，再吸一口，恼人。恼人啊，这开拉气镇的春天：从屋顶上当瓦用的灯笼板上淌下烟油子一般的雪水，出门进门的人们，再精心，也要顺着脖颈淌进去几滴，谁也免不了，哪天也免不了。街两旁的大冰雹，那是人们一冬天的污水泼成的，一旦开化，就象江河泛滥一样，从高处往下流着，溅着沫，冒着泡，漫过了整个街面。车陷进去了，人陷进去了，唯有圈了一冬的鸡呀、鸭呀、鹅呀的，在里面蹦着、游着、扑腾着；还有那些猪们，养了一冬的肥膘，从臭烘烘的圈里撒出来，在泥泞里颠着、拱着、打着滚儿……

晓芝倚在障子上，看着日头将沉，叹了口气，拿起一根小棍，穿上姐夫的长统胶鞋，嘴里“勒勒勒，啧啧啧——”地把自家的那一群牲畜，鸡鸭鹅猪，还有一头奶牛和一头牛犊，赶了回来，喂了食儿，关上圈，然后又劈拌子，点火，作了一大家子人的饭。看着姐夫和那四个外甥、外甥女吃饱了，这才从炕上爬下来，和病病歪歪的姐姐忙把最后一口饭划拉到嘴里，洗碗、刷锅、发面、压水、烧好火炕和火墙，把第二天的样子和引火用的桦树皮搬进堂屋，打置好明天的饲料和孩子们的饭食，前半夜也就快过去了。姐夫的鼾声隔着板夹泥的墙壁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地传来了，晓芝这才拾掇利索，在睡得仰面八叉的几个外甥中间扒出一个空档儿，脱鞋上炕，拿出自己的课本。

“晓芝啊，早歇息罢！明儿早不是还要上学吗？”隔壁姐姐有气无力、睡意朦胧地说。

“哎！”晓芝温顺地应了一声，手里却恨恨地把书一卷，熄灭了灯。在黑暗中，躺在热烘烘的炕头上，想着心思：

来大兴安岭大半年了，一直憋屈在这镇上的姐夫家里，不要

说林子，连个树都不大容易看见，说给外地人准没人相信：大兴安岭腹地的这个镇子，从东头走到西头看不到一棵树，连周围的小山包都是光秃秃的。“这有什么新鲜，少见多怪！”那凶神恶煞般的姐夫训斥着初来乍到好打听事儿的小姨子，“有人的地方就别想有树！你坐火车来的时候，看见那铁路边上，河流两岸，可有什么象样的林子？！这就叫文明，就叫人定胜天！人哪，这玩艺儿……活着嘛，这回事……”这是他常挂在嘴头上的两句话，得意的时候这么说，生气的时候也这么说，但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艺儿，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来也没说清楚，左不过是加上句“他妈的”……想当初娘捎信托他在林区给晓芝找个事儿，不愿晓芝在家乡土里刨食儿，他满口答应，还寄去了路费，家乡谁人不说晓芝摊上了个侠义的姐夫。谁知千里迢迢地投奔了来，工作连个影儿都没有，还硬逼着晓芝到镇上的林业中学去当插班生。晓芝满打满算的二十岁了，同班的学生只有十四五岁，净是些还没有变过声来的男孩子，和那些个儿不高，心眼儿不少的女孩子，她坐在教室里象是羊群里出骆驼，扎眼忽拉的，功课还跟不上。她还是十岁闹饥荒那年读完的高小，念的那几本《吃着糠菜》又还给了老师，这十年只摸锄头把子，脑袋里又重新装满了高粱花子。女同学见了她就象林黛玉见了刘姥姥一样，男同学干嚷着：“干吗要她？要她给我们当妈呀！”还有个坏小子在黑板子画了个大奶子、大屁股的女人寒碜她。最使她难受的，是她的班主任乔老师，就是那个火车上遇见的白面书生，晓芝总念着他们在火车上那一段交情，而他，就象没有这回事，还仿佛前世有仇似的，进教室从来不正眼看晓芝一眼，偶尔在行注目礼时从晓芝的脸上闪过，那眼光冷得象刀子，寒到晓芝心里。她从来都是低着头听课，只听乔老师讲课的声音。只有那声音，仍是那么标准、那么好听，低低的，厚厚的，在教室里响着，使晓芝

回顾起她初踏征途时的憧憬。虽然他底下多次制止住了同学们对晓芝的歧视，口气还怪严厉的，但同学们都看得出来，乔老师自个儿就不待见这个大插班生，这是校长硬插进来的。为了这个，乔老师和校长关上教研室的门吵了一仗，吵到最后，乔老师还得收了这个连户口还没有落上的走后门的学生。

“架不住校长有权哪！”人们息事宁人地说。

“真是的，”人们转念一想又说：“这鲁晓芝门子还挺硬啊！”

“那可怪了，”人们更闹不明白：“她有什么门子，不就是那个在机械厂干临时工的姐夫吗？一个盲流！”

“说这话的人根底浅啊！还摸不清这大兴安岭的弯弯道道。”那些老教师们说。

有一次乔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我为什么爱这大兴安岭》，学生们大段地抄着乡土教材和《林海日报》上的散文，晓芝的作文本上只写了四个字：“为了自由。”乔老师阅卷时心里一动：

“这是从何说来？”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晓芝叫到他的教研室。晓芝老实地告诉乔老师，她认字不多，刚可以勉强地写一封家信，还不会作长文章；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空儿，有空儿还得作活儿；还有，她从来没有进过林子，她觉得大兴安岭怪生分的，爱不爱的怎么说呢？就连“为了自由”这句话也是她抄来的，从哪儿抄来的她忘啦，但这句话却总忘不了。

“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吗？”

“正是因为不明白呢。”晓芝赶忙说，盼着乔老师能给她讲一讲，就象在火车上那次一样。

“不明白的词儿你少乱用！”乔老师把她的作文本画了个零蛋，往她跟前一推，就掉过脸去和别的老师说话了。

晓芝满肚子委屈，她告诉乔老师的全是实话，她拣了这句话，就象赶路的乡下人口干渴，路上拣了个铁杏仁，放在嘴里咂

磨着，越咂磨越有水，可怎么咂磨也化不了，总想找个机会吐一吐……唉，这番心思可向谁说去呢？

她既不能告诉那牵肠挂肚地惦记着她的家乡的老娘，又不能告诉眼前她这个胆小病弱的姐姐。她没有同乡，没有女伴，只有个姐夫，阎王一样地统治着这个家。姐姐在他面前说话象个蚊子，哼哼唧唧地；孩子们见了他就象小鬼似地缩在墙角；唯有晓芝，豁出来倒敢顶撞他两句，本来嘛，不是他许下的大愿，晓芝怎肯抛下家乡熟土老娘亲的投奔到这儿来。不是他逼着她上学，晓芝怎么会遭这份耻笑受这份洋罪。

那天，晓芝一进门，把作文本往炕头上一摔：“这个学我说什么也不上了。”

“敢！”姐夫两眼一瞪铜铃大，“看我打不烂你！”

“你倒是打个试试！”晓芝挺着胸脯就奔姐夫去了，“你凭什么作我的主？”

姐姐吓得死拽住晓芝说：“姐夫不给你作主，谁给你作主？”

“我自己作主！”

姐姐看着姐夫的脸色，浑身打颤，姐夫一摆手，让晓芝说，“说，你自己作主，倒是想干什么？”

“想进林子！”晓芝毫无惧色。

姐夫冷笑了两声：“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价吗？你以为你是那上得了国宴的飞龙呢！翅膀一扑楞就进了林子？”飞龙是大兴安岭中的一种珍禽，银白色的鸟儿，姐夫一手好枪法，专打飞龙，在开拉气出了名。“想进林子得先上学，如今办事不能抄近儿，没直道儿可走！”看着晓芝还端着个斗鸡的架式，懵懵懂懂地站着，他又吼一声：“把书拾起来，拿不下毕业证书，你就卷铺盖给我滚！”